

C02 文娱时评

【焦点话题】

卡梅隆为中国带来什么？

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属的CPG集团与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合资组建的电影制作基地，已经于昨天在天津滨海高新院区挂牌成立。

去年由文化部和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文化创意产业与品牌城市国际论坛”上，其中一个与会的央视导演抱怨中国的影视产业没有真正的3D动画技术，并表示一定和卡梅隆取得联系，合作完成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电影技术进步上。时间过去一年，由《阿凡达》的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所属的CPG集团与天津北方电影集团合资组建的电影制作基地，已经于昨天在天津滨海高新院区挂牌成立。

好莱坞寻求发言权

从表面上，这不过是今年年初，中美两国就进一步开放电影市场的相关协议达成后的半年以来，一系列热

热闹闹的合资、控股与收购案当中的又一个硕果。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和之前的一些事件加以对比和分析，又能从中间品出很多不同寻常的意味。

首先，我们不妨列出今年上半年里的几起相关事件：年初，上海几家文化企业财团和美国梦工厂达成协议，共同在沪组建动画主题产业基地；进入春夏之交之际，又接连爆出了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入股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博纳集团以及万达影院集团赴美收购AMC院线这两件事。现在，卡梅隆这位凭《阿凡达》而在华具有极高人气的美国名导也进入分享中国市场的队伍当中来了。

把上述几个事件联系起

来，可以发现一个特点，美国电影制作商对中国市场的开发（或者说中方对外开放这一市场的态度）早就不限于仅仅引进几十部大片电影的放映发行流程，而是更进一步深入到产业制作、放映终端控股和产业高层决策参与的地步了。外资进入中国电影产业，其目的已不单单是“赚钱”两个字，而是伺机寻求更大的话语权，试图实现对中国电影产业的直接参与。

房地产溢出效应？

其次，在这种越来越流行的文化产业合资项目当中，恐怕还有中方与美方各自的打算。就在昨天（8月7日）詹姆斯与天津有关方面庆祝刚

刚启程的合作时，美国梦工厂动画公司与上海财经集团合资组建的“东方梦工厂”也正式在上海徐汇区落户了。这两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在组建合资企业发展影视文化产业的那一面之外，同时在积极进行着不动产的开发——两个项目都对外宣称要以组建电影产业基地园的形式，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及相关业务板块，打造大型新兴城市文化区等等。

可以这么说，在最近两年中央逐渐约束房地产行业，同时又高调宣称大量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行政政策并行的情况下，通过积极发展文化产业而进行房地产项目，已经是各地地方政府越来越流行的方式了。上海当地媒体在

报道与梦工厂的这次合作时，就毫不隐讳地表示这个电影类合资企业所带来的“房地产溢出效应”。

卡梅隆意在销售技术

对于美国片商方面，这里面也有着自己的盘算——卡梅隆与天津市的这个合资项目里，双方都刻意强调电影的技术性，总是把3D挂在嘴边。这个特征是前述几个案例里没有的。说者话中有意，那么熟悉这个行业的人士如果闻者有心的话，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卡梅隆是美国电影技术派里的代表人物，是极端强调电影工业化科技化的狂热人士和身体力行者，而中国电影弱项恰恰就

是技术储备严重不足，尚停留在乡镇作坊的水平。电影放映技术走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3D已经成为最热门的潮流，而在过去几年里，卡梅隆凭借《泰坦尼克号》《阿凡达》两部卖座大片，在中国市场收获到巨大的人气，同时也为他积极主导的诸如IMAX等3D技术开辟了巨大的市场。在这么一个大好时机，以通过和中方合资的形式适时进入中国市场，以“3D”为主打技术产品和商业噱头，显然是更有助实现他在华商机的最大化。

2012年的这个暑期档，在银幕之外的故事，远远比投射到银幕上的情节，更耐人寻味。

□秋原（北京 电影人）

【一种追思】

悼李龙云：孤独的剧作家

我很难得见到李龙云，但只要见到他，就能触摸到他那痛苦的灵魂。这与王晓鹰导演的观察近似：“他是个心事重重、忧虑很多的人。”晓鹰是《荒原与人》的导演，他俩有段时间过从甚密。

我很难得见到李龙云，但只要见到他，就能触摸到他那痛苦的灵魂。这与王晓鹰导演的观察近似：“他是个心事重重、忧虑很多的人。”晓鹰是《荒原与人》的导演，他俩有段时间过从甚密。

我最后一次与龙云相遇，是2008年4月17日，在他的戏剧《天朝1900》的研讨会上。那个会开得很让龙云感到意外，与会者几乎一边倒地批评这个戏，就我一个人力挺。批评者们的主要论点是说这个戏缺乏“正面力量”。而我为什么力挺呢？因为我知道龙云的“痛苦的灵魂”，我相信《天朝1900》也有“正面的力量”的存在，就如同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等作品里也有“正面的力量”一样。这个“正面的力量”就是作家从“痛苦的灵魂”里迸发出来的批判精神，其批判的锋芒直指在精神上拖累着国家、民族走向复兴的“国民性”。

在《天朝1900》公演的时候，李龙云就曾这样讲述他创作该剧的原始推动力：“庚子之变中，联军是从京师东南破城的，城刚破，城西阜成门、西直门一带马上实施了大范围抢劫，而所有实施抢劫的都是中国人……”

李龙云是个不肯掩饰自己情绪的人，在那个会上他听着听着坐不住了，他侧过身来对我说：“这对我尹力（导演）是不公正的。他们这么做，我们很无奈。”会议结束时，龙云还是站起身来说了几句为自己和尹力导演辩护的话。总之这会不让他开心。

会议结束后，他又走到我跟前，问我最近去看过了

是之没有，感觉怎么样？听了我的回答后，他非常沉痛地说了一句：“老童，我觉得（他）已经不是那个人了。”说完就走开了。他这句话的意思是：现在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没有感知的于是之，已经不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于是之。这也就是为什么李龙云一定要写那一本名叫《我们知道的于是之》的书。

龙云有两位特别令他敬仰的人——他在南京大学的恩师陈白尘和北京人艺的于是之。我曾听他说过，陈白尘去世、于是之重病之后，他有一种难言的孤独感；他再也找不到可以与之倾诉衷肠的人了。

我听于是之夫人李（曼宜）大姐说，有一次龙云来家里看望发病不久的于是之，送来了一桶奶粉；老于手捧这桶奶粉，眼泪直往外流；龙云忍不住从书房里跑出来，在客厅里一个人痛哭流涕，大放悲声。

李龙云把他对于是之的最真挚的爱与深深的同情写到了那本书里，也写出了于是之不世俗所容的风骨，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位一代名优在过去和现在会在广为受人敬重的同时也会遭人非议。

中国戏剧圈里的人都知道龙云是个天赋极高的剧作家，但我以为他创作的价值到今天还远远没有被我们认识清楚。他的像《小井胡同》《荒原与人》这样的戏剧杰作的意义，也只有在我们能够坦然自觉地、深刻地反思十年浩劫的时候，才能更鲜明地彰显出来。

□童道明（戏剧评论家）
相关报道见C11版



李龙云（1948-2012），剧作家。代表作有《小井胡同》《荒原与人》《万家灯火》、《正红旗》等。作品风格质朴真实，始终体现着他的人世沧桑的深切悲悯以及对北京的深厚感情。
新京报插图/赵斌

【电影笔记】

《听风者》，言情化

在麦兆辉和庄文强编导的作品里，《听风者》比《关云长》强，比《窃听风云2》差。准确地说，它比《关云长》高了不少，比《窃听风云2》逊色不多。但如果跟麦庄早年间的《无间道》比，差距不可以道里计。

与跟小说和电视剧比，电影《听风者》的最大变化是把“安在天”变成了“张学宁”（周迅）。“阿炳”虽然改名为“阿兵”（梁朝伟），仍然是那个耳聪目明的天赋异禀者。这一变，安在天和阿炳由既是上下级也是兄弟的组合，变成了张学宁和阿兵之间既是拍档又有暧昧情愫的关系。

这是聪明的一变。因为有《暗算》在前，阿兵的侦听术再神，也难以出乎观众的预料。谍战故事虽然进行了重构，毕竟还是原先的框架。但张学宁从天而降之后，感情的天空豁然开朗。一个是有才有貌的传奇女间谍，一个是抗蒙拐骗的瞎子混混，两个人本不可能有感情瓜葛。但一个任务把他们连接在一起，一次出生入死拉近了他们的距离。阿兵的爱是不可遏制的，尽管被盲人的自尊和自卑捆绑着。张学宁的态度是模糊的，她可能是不爱，也可能是因为刀头舐血的职业而不能去爱。这种僵持中的躲避和微妙中的试探极尽细腻，暗流汹涌。后来又有了沈静（范晓萱）加入，三角关系更加牵牵绊绊，意味绵长。影片甚至出现了经典爱情片的气象，让人浑忘了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谍战。

问题也正在于此。感情戏的推展尽显麦庄的编剧和导演功力，可是斗智斗勇斗力斗狠的谍战老本行却被边缘化了。阿兵一出，群小落网。虽有五条漏网之鱼，却

也是老弱妇孺，想颠覆新政权看上去像个笑话。这种完全失衡的力量对比，让人打不起精神。

麦庄以《关云长》涉足历史题材，暴露了香港导演历史感缺失的软肋；后回归熟悉的香港股市，《窃听风云2》立刻满盘皆活。现在以《听风者》再战内地题材，他们已找到扬长避短的法门：尽可能地淡化背景，大剂量地铺叙感情。事实上，华语片不分类型地言情化、电视剧化，已经成为攫取高票房的成功之道：两部《画皮》一部《画壁》莫不如此。可以没有高难动作，可以没有惊险剧情，可以没有人生况味，可以没有生活气息，惟独不能没有的是情感命题和爱恨纠葛。

一方面观众已经升级换代，买票入场的主流观众是年轻人，他们正在经历和思索的就是爱情的各种可能。另一方面是向黑暗的人心和剧烈的搏杀去，一不小心就会碰上地雷，主创人员宁愿选择又保险又有人缘的感情戏。于是乎，所有的类型片本质上都是爱情片，所有的导演都成了调和阴阳的老中医。固然“没有一部电影能在情感表达不到位的情况下获得成功”，但用感情戏包打天下肯定也是一种矫枉过正。为产业的长远发展计，中国电影需要野性和狂想，一味中规中矩等于慢性自杀。

□李星文（北京 影评人）